

□杜文育

煤火,就是煤火炉。在豫东农村,以前都这么叫。

豫东不产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不发达,煤虽金贵,但已走进寻常百姓家。俗话说,谁家的烟囱不冒烟?这炊烟,很多就是从煤火冒出来的。

①暖洞

我家的煤火,是妈妈用土坯、青砖以及麦秸泥垒成的。

煤火呈长方形,1米多高,中央是炉膛。炉膛口小肚子大,上面有一个铁制的火口圈,又称煤火眼。火眼外摆放着一对弧形的锅圈,用来坐锅烧饭。锅圈用麦秸泥制作,晒干后坚硬如铁。炉膛的下方是风洞,用炉条隔起来,一来通风,二来透煤渣。

炉膛两侧,各有一个暖洞,能够充分利用炉膛的余热,烘干鞋袜。冬天下雪,棉鞋湿透,上床睡觉后,妈妈总要将我的鞋袜放进暖洞里。第二天起床,干蹦蹦的棉鞋散发着棉花的味道,穿上好比踏进了温柔之乡。跑起路来,坚硬的鞋底撞击着地面,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嘚嘚”声。春风得意马蹄疾,就是这样的声音吧。

除了暖洞,我家煤火还有一个豪华配置——温水锅。温水锅就是一个小水缸,镶嵌在煤火的左前方,紧挨着炉膛。夜里睡觉前,往水锅里添满凉水,第二天清晨,锅里的水早已热气腾腾。大冬天,每天能够用热水洗脸,还能擦点雪花膏,这个冬天似乎已不再冷。

②煤渣

烧煤火是个技术活儿,不是谁都能烧好的。

妈妈说,除了煤质外,烧好煤火的关键是和煤,另外用煤火杆捅炉膛的时候,要由着火的性子,透出火眼就行,不能在炉膛里乱捅,将煤块捣塌了架。

那年代,农村用不起蜂窝煤,农户烧的都是散煤。烧煤之前,需要用一些黑胶泥土与煤混合,然后加水搅拌均匀,这个过程叫和煤。黑胶泥

土又叫煤土,只有在坑塘或者水沟的底部才能挖到,挖起来很费劲。之所以用黑胶泥土而不用随处容易挖到的黄土,奥秘就在于黑胶泥土有良好的黏合性。

多少煤加多少煤土,这个全凭经验。煤土多了,和出来的煤燃烧性能差,煤火容易灭;煤土少了,和出来的煤黏性不够,烧起来不立架,煤在炉膛里容易往下坠,属生煤。

雨雪后,一家一户用煤渣垫在泥泞的道路上。这个时候,街头就成了烧煤火技术大比武的赛场。从这些煤渣里面,可以分辨出谁家的煤火烧得好。好的标准是看煤烧得是否透,如果煤渣中残留着许多黑煤块,又叫属生煤,就说明煤没有烧透,没有掌握好烧煤火的技术,没有做到节能环保。

③玻璃

夏季雨多,道路泥泞。妈妈总是将掏出来的煤渣装进篮子里,垫在泥泞的路上。

土黄色的煤渣里经常有颜色发暗的玻璃团,碎玻璃经过高温融化成液体,冷却后就成了形状不规则的玻璃团。这些玻璃团表面浑圆,没有了碎玻璃的锋利,即便赤脚踩上去,脚也不会扎破。

有一次,看到妈妈将碎玻璃瓶丢进煤火,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妈妈说:“你们小孩子喜欢赤脚乱跑,碎玻璃随处扔,会扎破你们的脚。扔进煤火烧化后,就不会扎你们的脚了。”

爱人,爱己。妈妈的这个举动,不经意间将爱心传递给了下一代。如今,每当我散步看到人行道上散落落的树枝,就会弯腰捡起丢在一

旁,防止绊倒他人;路边停车时,总留意周围的距离,看看是否影响其他车辆的出入……

④唱歌

那些年,冬天特别冷。落雪的日子,妈妈将小凳子放到煤火台上,然后将我抱上去坐下。我面朝东对着火眼,脚蹬着锅圈,双手插进棉袄袖筒,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发呆。锅圈里煨着几块蒸熟的红薯,红薯炙烤后流着糖稀,发出嘶嘶的响声,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

村里的几位大娘来串门儿,妈妈和她们一边说笑,一边做针线活。记不得她们在说些什么,我只零星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有歌曲《东方红》,还有男女播音员用非常慢的语速播报的记录新闻。比如“北京——地拉那”,播音员会说:“‘北京’后面加破折号,‘地’是土地的‘地’,‘拉’是拉手的‘拉’,‘那’是这边那边的‘那’。”

长大后才知道,记录新闻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新闻节目,播音员放慢语速,就是让听众在收听广播的时候能够用笔记录下来。

这台收音机有老式青砖那么大,外壳正面是白色,下方正中间有一轮喷薄而出的红太阳,太阳射出一道霞光,呈放射状铺满外壳正面。霞光上面,是“人民公社好”五个红色大字。

清明节,遇到了回乡祭祖的秀娟姐,她说:“文育,还记得你小时候,排风姑和玉兰姐我们几个拦住你,让你唱《东方红》的事吗?”她说:“那时候你才两岁,跟着收音机学会了唱《东方红》。她们几个大姑娘爱逗你,只要在街上遇到你,就会拦住

不让走,让你唱歌。你呆萌萌站住,开始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嘎嘎嘎——”还没等唱完,她们早已前仰后合,一个个笑出了眼泪。

⑤菜刀

清明前后,村里就会响起阵阵笛声,孩子们边走边吹,呜呜哇哇响个不停,宣告春的到来。

这种春笛又叫篾篾儿,当地读转了音,叫成了咪咪儿。树木发芽前,折下又细又直的杨柳枝条,将树皮拧松,然后将枝条的骨干抽出来,剩下的树皮像一根吸管,用刀裁成长短不一的小段,再用指甲将切口处的树皮掐掉,留下一层薄薄的内膜,一根篾篾儿就做好了。

篾篾儿的音量高低、大小,与口径和长短有关。口径大且短的,声音响亮,反之则沉闷。长篾篾儿吹起来嗡嗡响,像牯牛叫,因此又叫“大嗡子”。如果在篾篾儿上挖出一排小洞,吹的时候用手指轮换按住洞眼,便能够像喇叭一样,吹奏出抑扬顿挫的旋律来。

那天早饭后,我拧了一根长篾篾儿兴冲冲回到家,嚷嚷着让妈妈帮我做成“大嗡子”。这个时候,生产队上工的铃声响了,妈妈要去上工,正急着和煤封煤火。眼见“大嗡子”做不成,情急之下,我一眼看到了案板上放的菜刀,于是将篾篾儿放到案板上,左手扶着篾篾儿,右手高高举起了菜刀。

“哇——”妈妈回头一看,我左手大拇指的指甲盖被剃掉了1/3,鲜血像小泉眼一样往外汩汩地冒。我疼得跺着双脚,大哭大叫:“你咋不

管我呀,你咋不管我呀?”妈妈急忙抱起我,向村医疗室跑去。

⑥鸟窝

节能煤炉出现后,老家的煤火退出了历史舞台。

炉子放在卧室,谨防煤气中毒尤为重要。以前烧煤火时,住的房子东西两面山墙上有小窗户,冬天门窗封闭得严实,唯独这两扇小窗户,只钉纱窗,不封死。妈妈说,这样不会煤气中毒。

2013年冬季,妈妈偏瘫在床,哥哥将她从老宅接到了自己家。新建的楼房密封好,为防煤气中毒,哥哥给煤炉上安装了一套白铁皮烟囱。

那天,堂哥的儿子结婚,让我开车回去接新媳妇。按当地风俗,接媳妇赶早不赶晚。为了不耽误事,我提前一天回到老家,一来陪伴妈妈,二来可以节省时间。我和妈妈睡在一间屋,临睡前,我给煤炉换了煤球,并将火口、火门封好。凌晨2时左右,哥哥敲门,专门进屋查看煤炉,说不放心,怕煤气泄漏。

凌晨5时醒来,我感觉头疼得厉害,这种症状让我坚信是煤气中毒,急忙打开窗户透气。喊醒妈妈,问她有什么不适。也许是年迈,她说没啥感觉。出门前,我特意叮嘱哥哥,让他检查炉灶。

返回许昌后,我再次给哥哥打电话,让他对煤炉进行细致检查。哥哥说,检查几遍了,炉子没有问题,烟囱也往外冒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真奇怪。我建议哥哥将烟囱拆下来检查一遍。一会儿工夫,哥哥打来电话说,哎呀,你说得真对,烟囱出口处有个麻雀窝,堵住了,看着烟囱向外冒烟,其实已经不通,造成煤气回流倒灌进了屋里。他说,夏天不用炉子的时候,出口处的两节烟囱没有去掉,没想到小鸟竟然在烟囱里做了窝。“幸好你发现了险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哥哥说。

陪伴妈妈住了一夜,竟然发现了一个重大险情,后怕之余我深感愧疚和不安。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子女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总第一四二七期



战“疫”有感

□赵荣尊

病毒侵扰了夏日的清风 阻挡了人们前行的脚步 你我伫立在窗前 依然能读懂夏季最美的风景

安静的街道 温暖的夜灯 红衣白甲在社区穿梭 小喇叭的呼唤 温柔亲切

整个城市 只有一个号令—— 关紧大门 把毒魔消灭干净

虽然 只能透过窗口看风景 但你我都看得见 护城河里盛开的莲花 和美丽的倒影

是热切的期待 是有力的抗争 无论多么艰难 前方一定光明 每一段辉煌的背后 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窗前默默地对视 目光深邃而坚定 广阔的天空下 你我分明听见 炸响的雷声—— 许昌加油 许昌必胜

红旗下的志愿者

□吴国玺

伟大和平凡 往往在刹那之间 从疫情拉响警报 到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 红旗下 誓言是请战书 防控是责任单

默默无声 却能看出你的坚定 看不清容颜 却能感知你的笑脸 道不出你的姓名 却能感受你的铁肩

你,坚守在岗位上 没有铮铮誓言 你,穿梭在楼群中 奔赴在防控线 你是伟大的践行者 你是高山盛开的雪莲

危情时刻 你是战斗的一员 守望相助 你呵护着一方平安 自信执着 你见证着伟大和平凡

沙子里的童年

□陈颖

周末带孩子来到家附近的游园玩耍,秋千、滑梯、跷跷板、健身器材,孩子玩个遍。最后蹲在沙子里,拿着铲子、小桶玩了大半天。

天气转热,沙土松软,孩子用铲子使劲往下挖,挖到湿润的沙土,用湿沙子垒碉堡。

不远处,有小朋友在松软的沙子上尽情打滚。耀眼的太阳并不妨碍他们玩耍的兴致,不一会儿他们就变成浑身沙子的小人儿。

再看沙坑周围,都是和我一样气定神闲的家长,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默默注视着疯玩的孩子。

沙子是真的好玩,现在的我虽无法理解孩子玩沙子时的乐趣,但是此情此景,让我回忆起自己在沙子里打滚、玩耍的童年。

那时玩的沙子,来自街上盖房子的人家。盖房子用的沙子有两人高,只要在街上堆放,就会有一群小孩围在边上玩。我们喜欢在高高的沙堆里挖很深的洞,还喜欢光着脚丫子在沙堆里跑,不过这都是趁着盖房的工人停工的时候。一旦大人们忙起来,小孩子是不敢过去玩沙子的。

随着盖房工程结束,高高的沙堆会变成小沙堆,大人们也懒得处理,就成为我们最爱的游乐场。他从家里拿铲子,我从家里拿小桶,还有小伙伴带来水,我们把干沙子和成泥,捏出各种好玩的造型。

当然,街上没有人盖房子时,我们就玩不到沙子,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玩身边偶遇的“沙子”。

有一次在家门口发现一小点儿土,那土像沙子一样松软,颜色却是灰的,大概是盖房子剩下的材料。我拿着纸板反复铲着玩,堆着玩,丝毫不顾不上脏和累。

那时的我们比现在的孩子更自在,7岁以后上学、放学就不用大人接送,出门玩耍更是没有大人跟着,看着,也没有随时可以联系的电话手表。玩到天黑自己回家,想不起来回家时,父母就会站在家门口,朝着孩子经常玩耍的街道呼喊孩子。

但那时的我们也有很多遗憾,物质生活、自然环境都不如现在,很难想象以后自己的孩子在大大的沙坑玩沙子、出门就能玩到滑梯和秋千。

坐在沙坑边,看着不远处我家小区成排的住宅楼,想起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住进干净整洁的楼房,不用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可以随时去游乐场玩耍。小时候的梦想,原来在我的孩子身上实现了。

现在的孩子大概很难想象自己父母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心中的梦想也一定与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但是童年的快乐是一样的,谁没在童年的沙里打过滚?谁没在童年有过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正是这份快乐和期盼,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



麦子熟了 王浩伟摄

为了 人民的生命

□李银祥

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又一场疫情袭来

看不见刀光剑影 听不到枪炮轰鸣 面对无影无踪的病毒袭来 十四亿人共同行动

为了人民的生命 举国上下齐动员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

为了人民的生命 全员排查,免费核酸检测 闭环隔离管控

为了人民的生命 领导靠前指挥,党员不辱使命, 工程建设者在最短时间内 建起方舱医院

为了人民的生命 天地南北开展了各种救援捐赠 中华民族展开了史诗般的行动 上下一条心

为了人民的生命 迸发出无限能量和激情 我们一定不负时代不辱使命 在党的旗帜下继续奋勇前行

□白树伟

过年时那甜甜的果子,总是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果子形态似山羊角和梅豆角,内含蜜糖。20世纪80年代,在我的河南老家,每当农历大年三十前,每家每户总会从集市上、供销社里置买一盒一盒的果子,作为过年拜访长辈、串亲戚的必备礼品。

那时候我家还比较清贫,母亲总是置买成箱的果子,再买一些果子盒和包装纸,在家中用秤一斤一斤地称,然后分包成一盒一盒的果盒,为的是节省一些成本和工钱。每当母亲称量分装时,我总是围上前帮忙。母亲知道我的小心思,总是先给我拿一两个吃。果子

很酥很甜,我含在嘴里,轻轻嚼咽,去感受那一刻的香甜。

每当串亲戚前,母亲总会将果子盒掂一掂,发现哪个果子盒轻了,就重新打开果子盒,把其他果子盒里的果子再整合一下,再包装成够斤称的果盒,再去串亲戚。年少时的我总喜欢一个人去串亲戚。有时想吃子,就从果盒里拿出一两个果子来,放在嘴里,打着呼噜,那甜味儿,那心境,可真啦,真像过年一样甜。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总会为自己的行为含

果子

羞,但也会不由自主地绽开笑颜。

等到亲戚们回完节礼,母亲总会把剩余的果子盒打开,放开让我们姊妹去吃。当打开盒子的一刹那,总会发现大多盒子里会少了一些果子,才知道我那些老表也和我一样,也管不住自己。在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孩子,今后,不管到哪儿,不管做啥,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更要管住自己的心。

母亲的话,让我从小懂得